

跨度

长篇小说文库

赵香琴◎著

# 潮女

长篇小说

一个美貌如花的女子  
一个心性似玉的女子  
这样一份如花似玉的美妙  
又会被安排在什么地方

爱是世上最根本的真理，却不知道  
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依靠真理前行  
而真理的最根本的敌人  
它会来自哪里，又藏在哪里——  
当雾霾散尽，生活已经不在原处——  
爱只有寻找到爱，爱才是无敌的  
无敌的温暖，还有力量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潮

长篇小说文库

跨度

女

赵香琴◎著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女 / 赵香琴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 
2016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64 - 6

I. ①潮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3977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卢祥秋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8 字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 目 录

第 一 章 .....	1
第 二 章 .....	15
第 三 章 .....	31
第 四 章 .....	43
第 五 章 .....	57
第 六 章 .....	71
第 七 章 .....	84
第 八 章 .....	96
第 九 章 .....	107
第 十 章 .....	120
第 十 一 章 .....	132
第 十 二 章 .....	145
第 十 三 章 .....	159
第 十 四 章 .....	173

第十五章 .....	184
第十六章 .....	198
第十七章 .....	214
第十八章 .....	227
第十九章 .....	239
第二十章 .....	254
尾 声 .....	266

## 第一章

被辞退的小学教师潘望佳，此刻坐在市教育局局长老陈的对面，眼含热泪，低声下气，像痛说革命家史似的做着第N次陈情，还幻想着领导能慎察明断，为她的事翻案。可是老陈很忙，再说老陈已经听腻了，尽管他修养良好，还是显得很不耐烦，皱皱眉头，又像轰苍蝇似的挥挥手说，小潘啊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的事我管不了，你爱找谁找谁去！

潘望佳说，你不是教育局长嘛，我们的顶头上司，我不找你还能找谁？

老陈说，潘望佳，你年轻气盛，不懂社会，处事简单，这都是能够理解的。可你那么聪明，脑袋却一根筋，总干傻事，把人都得罪透了，让我怎么帮你？

潘望佳说，你可以辞退我，可你不能说我做错了。

老陈说，哪有这种逻辑？再说，辞退不辞退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

潘望佳说，教育系统的事，到你这就算到头了。

老陈说，你就别再上访了，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自

己掂对着找饭辙去吧。

潘望佳就笑了，提高了声调说，你说得倒轻巧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？我学的可是师范，而且我热爱这一行。我这明明是冤假错案，你这么做，就是行政黑哨！

老陈无奈地呻吟一声，拿出最后的耐心，苦口婆心地劝导说，你咋这么死心眼儿？都知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就凭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肯定能找个好对象，那样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再说，日本女人就是通过嫁人实现就业的。

潘望佳说，难道你是日本的教育局长？也好，陈局长你有没有儿子？干脆，我做你儿媳妇吧，我看这个就业岗位挺不错的！

老陈觉着话茬不对，起身想往外走，可潘望佳坐在靠门的位置，也站起身来，把他的行动路线封死了。老陈坐又坐不住，走又走不开，便叹息一声说，有人说你是新潮公主，起初我还不信，到了今天我才明白，你明明就是个潮女嘛！

潘望佳被人叫作新潮公主或是潮女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而且从校内叫到校外，大有滥觞之势。潮女本来是南方的叫法，特指那些代表时尚、穿戴有型、做事另类、个性鲜明、身材婀娜、长相靓丽、发型殊异的年轻女子，这跟潘望佳也有几分对路；可是在北方话里，潮还有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认死理缺心眼，两种意思掺和起来，就产生了模糊多义的效果。说一个人欠火，就叫他潮；说谁的手艺不精，就称为手潮。这么一来，就等于把潘望佳打入另类了。

血色涌过潘望佳的脸，她觑定老陈，一双明眸喷火了——别人这么叫她也不会计较，可老陈不但是教育局长，还是长辈人，这让她气冲面门。于是她笑微微地说，陈局长，老陈大

叔，其实你的智商都不如我的一半。说我潮我就潮了，如果我是潮女，那么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子了。全市那么多中小学老师，竟然在一个傻子领导下工作，这真是天大的悲哀呀！

老陈怔住了，全市的中小学教师数以万计，还没有哪个敢跟他这么说话。看着潘望佳走出门，他也跟了出去，哪曾想到弹簧门被她用力一推，又马上折回来，反作用力把他狠狠扇了一下，所幸他躲闪及时，只打到了髌骨一带，没发生鼻青脸肿的严重后果。老陈有些气急败坏，一面揉着，一面踢着来回移动的门板大声说，滚吧，快点儿滚，滚得越远越好，我再也不想见到这样的潮女了！

潘望佳头晕眼黑，本想走向电梯，却稀里糊涂走到了走廊的尽头。挡在面前的是一道厚重的铁门，涂着砖红色底漆，用一根长铁棍销着，却没上锁，她轻轻一拉，又用力一推，随着一声隆重而滞涩的大响，门敞开了，一股阳光带着浓烈的质感猛扑过来，把她给呛了一口。她忽然发现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，一个俯瞰一切的制高点，平日里必须仰视的高楼，全都变得矮小而萎缩，人像蝼蚁，车像甲壳虫。她试想着躡身一跳的美妙快感——二十一楼，直线距离不过就是五六十米，自由落体，重力加速度，比飞人博尔特还要快，只需短短的几秒，她就会脱离尘世的烦恼，再也不用为了简单的生存东跑西颠，四处求告了。

潘望佳把一只腿搭上栏杆。栏杆很低矮，当然，尚在安全许可的范围，除非故意，人是掉不下去的。就在这时，走廊里响起一片嘈杂，猛一回头，陈局长和教育局的属员们糊了上来，他们不敢贸然靠近，他们站在一个稳妥的距离，张皇地呼喊着她的名字，紧盯着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，脸上五颜六色的



写满惊恐，有人已经在用手机拨打110了。

陈局长说，潘望佳，你……疯啦？

潘望佳说，谢谢领导的关怀。我妈疯了，可我还没疯；我还仅仅停留在潮女的水平上，疯不疯的，要看到没到时候！

陈局长说，你把腿收回来，就算是我求你了，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说。

潘望佳笑了，笑得柔弱而凄美，如风中的虞美人花。她说，你们以为我要以自杀相要挟？我还没那么脆弱，也没那么无赖。这么高的大楼我好不容易上来一趟，就是看看景儿，压压腿，没必要大惊小怪的！再说，门没上锁，也没做任何警示，责任不在我。

这么说着，潘望佳收回腿，逆着众人的目光，迈着涉禽般的步子，又走了回来。人们立刻把脊背贴向墙壁，夹出一条甬道，屏息静气地看着她通过，就像避让一头猛兽。她似乎有意实则无意地甩了甩头发，可她的头发长而滑顺，蝇拂般抽到了那些人的脸。走到电梯跟前，上面的指示灯还在明灭闪烁。陈局长这才猛醒过来，觉得是被这个试用期的女教师给耍了。于是恼羞成怒，颞部的血管像粗大的蚯蚓一样蠕动，朝她大声喊道，潘望佳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看来，辞退你是轻的，现在我郑重宣布，你被开除了！潘望佳走进电梯，就在自动门欲关未关之际，又朝外粲然一笑说，随便吧，反正枪毙砍头都是一样的。咱们后会有期！她强忍着悲愤走出电梯，走上马路，拐过一片林荫，这才躲进一片紫丁香丛里，爆发出一阵热烈而压抑的大哭。

从小到大，潘望佳都是公认的乖乖女，没有人说她不漂亮，也没有人说她不聪明，在老师和同学眼里，她就是一颗没

有疤痕和虫眼的果子，红艳艳地悬在枝头，令人妒羨而倾心。在一片夸赞声中，她也为自己设计了美好蓝图，那就是进军大都市，站定脚跟，把乡下的父母接过去，结束时代因袭的贫下中农历史。直到高考前夕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，那天老爸拉着一车白菜进城去卖，一辆汽车幽灵般驶过，只是一个轻轻地刮蹭，老爸就宁馨地睡了过去，而且再也没能醒过来。潘望佳听到这个消息还不肯相信，到了事故现场才终于明白，她头上那片天塌下来了。老爸躺在一片烂白菜中间，身姿很放任，殷红的血缤纷四溅，猛然看去，仿佛是盛开的睡莲伸展出来的花蕊。她还没来得及接受发生了什么，老妈就晕了过去，再醒过来，她就进入了永劫不复的混沌，明白一阵糊涂一阵，疯一阵不疯一阵，于是，潘望佳被推到了绝境，连脚下的地也一并陷了下去。

心高气傲的潘望佳只好屈从命运的安排，退而求其次。她没报势在必得的名牌大学，只报了本市区的师范学院，因为这样既能享受到国家补贴，也能带着老妈上学。可是老妈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老妈，犯病的时候，常常跑上大街，拦住其中一辆看似可疑的汽车，非说就是肇事逃逸的那辆，非要无辜的司机赔钱赔丈夫。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，交警逮不住违章者，却能逮住疯婆子，就连哄带骗把她送回家，说你就是我们的亲妈呀，快饶了我们吧。大街上险象环生的，你要是再出个一差二错，旧案没破又添新案，我们更没法交代了。潘望佳的中学同学加闺蜜齐闯早早就进城卖菜了，为帮她一把，就搬过来和她们母女俩同住。齐闯的男朋友葛超正好在市里当交警，他把自己的名片揣在潘妈身上，一有情况，总能根据电话通知在第一时间赶到。葛超解释说，咱欠潘家的，为大婶出点力，也是应

该应分的。

潘望佳大学毕业，正好赶上市里招用中小学教师，不过如今不比从前，双向选择，逢进必考，还有试用期。潘望佳是不怕考的，她怕的是不考，就考了。红榜发出来，很多平时经常撬课的混子和脑袋不灵的囊膈都排到了她的前头，这让她莫名其妙，就去找了，还拉开架势要查试卷。接待她的正是这位陈局长，当时对她还是满客气的，倒了一杯白开水，然后以领导和长辈的口气训导说，潘望佳潘望佳，名字挺不错的，只怕西望长安不见家（佳）呀。你还太年轻，不懂得社会有多复杂。排在前头排在后头，不都在同一张大榜上嘛？你这么一找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还会把自身形象搞糟了。潘望佳还想据理力争，陈局长又说，知足者常乐，再这么较真，你连这个名次都保不住了。潘望佳怅然而去，事实很快就验证了陈局长的理论，经她这么一找，别人都分到了高中或初中，唯独她被我佛如来轻轻一掌打落尘埃，竟然分到小学去了。潘望佳眼睁睁吃了杀威棒，就不敢再找了，她忍气吞声，随遇而安——无论如何，毕竟有了体面的工作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可以跟老妈过安生日子了。

潘望佳进的是市重点蓓蕾小学，很多人都私下叫它贵族小学，是因为学校的硬件比别的学校明显高出一截，师资力量也是超强配置，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把子女往这儿送。每到上学放学，校门外偌大的停车场就被挤爆了，接送学生的轿车如同摆在盒子里的麻将牌，排得密密匝匝，很多车不得不停在马路边上，首尾相衔着摆出二里地去，让交警很头疼。女校长孙仁凤是资深校长，顶着一头如雪的白发，不掺半点儿杂色，一看就让人肃然起敬。她安慰潘望佳说，望佳呀，别以为进中学不

如进小学，告诉你吧，有多少中学老师都托人往这儿调呢，都被我顶了回去。招考榜上的名次肯定有猫腻，只可参考不可全信，我知道你是师院的校花和女状元，二话不说，就把你一把抓在手里，谁要都不放了！

校领导对潘望佳挺欣赏，潘望佳也不负领导厚望，直干得风生水起，许多家长都争相把孩子往她的班上送。而潘望佳真实的内动力是，她从被动接受，渐至深爱上了这行当，一天看不到孩子们，就有些抓心挠肝的。都知道贵族学校是肥肉，很多学生家长都是大款，从手指缝里稍稍拉拉一点儿，名目叫赞助办学，这样不但学校日子宽绰，肉肥汤也肥，老师们的奖金啦补贴啦也跟着向上蹿升。譬如说，外号吉娃娃的女生吉小娜，她爸爸吉利就是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建筑商，每年都要给蓓蕾小学一笔可观的捐助，知道潘望佳大材小用的根底，非让孩子转到她班上不可。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吉小娜身上，有一天放学值日，一个叫胡文今的男生一不小心，把拖地的水溅到她身上一点点儿，吉小娜就不干了，举着笤帚满屋追打，胡文今在外面野惯了，闪展腾挪就像一只活兔子，吉小娜始终没能得手，气没撒出来，正好桌子上放着一块砚台，就抓在手上投过去。吉小娜还很弱小，而且从来没练过投弹，膂力也不够，于是那只砚台划出一道诡谲的弧线，哗啦一声，就把一块窗玻璃砸碎了。潘望佳每天放学都要回头检查一遍教室，正好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把真实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可吉小娜就是不承认玻璃是她打碎的，还反咬一口，把这事儿赖到胡文今身上，说潘老师偏向。

胡文今的爸爸就不能比了，虽说自称胡站长，经营的却是废品收购站，说穿了就是个破烂王。胡文今之所以能入读蓓蕾

## 潮女

小学，和一段传奇遭遇有关系。有一天女校长孙仁凤办公偷了大黑，回家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，不但摔碎了眼镜，把脚也崴了。当时胡家父子正好撅着屁股在垃圾箱里扒拉，发现暗处有个黑影在低声呻吟，老胡还没出声，小胡就嚷起来，非让他爸学雷锋做好事，把三轮车上的废品卸了，救人要紧。孙校长平时就有鼻塞的毛病，又患了轻微感冒，加上眼睛深度近视，黑灯瞎火的，没看清是什么车，甚至连那种集垃圾之大成的怪味都没闻出来。被父子俩抬着放到车上，下面还垫了一块干净的硬纸壳，风驰电掣送到附近医院。等到医院大院里的氙弧灯照彻一切，她发现了邋里邋遢的父子俩和那辆令人作呕的救护车，这才喉头痉挛起来，差一点儿就要吐了。就问胡文今咋不上学，胡文今实话实说，是没有城市户口，好学校差学校都不收。孙校长感慨万千，拍了拍那脏兮兮的车板决断说，这么好的孩子咋能不收？有教无类，你明天就到蓓蕾小学去报名，我特批啦！这显然是个投桃报李的善行义举，而且突破了常规，具有引领效果和导向作用，媒体也迅速跟进，做了一系列正面文章，吉利还出钱给胡文今换了新衣服和新鞋子，又让手下的员工领到澡堂子，褪猪毛一般一顿好洗，彻底清除了身上的垃圾味儿，掺进孩子堆里别无二样。老胡看了就嘿嘿笑，说我儿子过去就是一棵长在垃圾堆上的狗尾巴草，如今再看，也像是祖国的花朵了。

这事儿看似偶然，实则必然，吉小娜一直就看不起胡文今，一见到他就捂鼻子，还背地里叫他捡破烂的。她非说胡文今是故意的，还让他赔真皮童鞋。就是这桩大可忽略的小事，竟然把潘望佳推向了绝境——学生们说，吉娃娃把教室玻璃给砸了，也把老师的饭碗给砸了。潘望佳并没有轻描淡写，她不

能放任学生说谎，而且以强凌弱，欺负一个拾荒者的后代，非让吉小娜认错不可。而吉小娜死扛着就是不认，还把她妈梅雨找来了。梅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潮女，驾着红色宝马轿车，发髻上梳，满脸脂粉，珠光宝气，环佩丁当地来到学校，那态势飞扬跋扈的，简直就像个野蛮的入侵者。梅雨还是挺讲究的，她没找孙校长，直接就找了潘望佳。看着这样一个无论走到哪都堪称美女的女教师，一股恶毒的醋意在全身泛漫开来，似乎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丈夫非要把女儿交给她，也许是他放长线钓大鱼，在打这位美女教师的主意呢！

梅雨把潘望佳叫到滑梯后面，眯起眼睛左看右看，啧啧了一声说，真够漂亮的！怪不得我们家吉利五迷三道，晚上睡不好觉，都抑郁了，原来是因为你呀！

潘望佳说，大姐，你咋这么说话？

梅雨说，我明白了，你缺的是这个！说着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，径直就往潘望佳的兜里塞。

潘望佳都懵了，赶忙推拒说，大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
梅雨说，孩子横竖就那么大点儿事，你糊涂一点儿，抬抬手就过去了，干吗非要较真，跟她过不去？她碍了你和吉利的事啦？不就是一块玻璃嘛，我赔就是了，打一块，我赔你一卡车行不？

潘望佳的脸透彻地红了，就像挨了一耳光，挡开她的手说，大姐，你这是侮辱我。我是老师，得对孩子们负责任。孩子就说孩子，你扯上家长干什么？

接下来，潘望佳还想从教书先育人、育人先育心，有过勿惮改、知耻近乎勇一类今古名训说服她，可梅雨根本就听不进这一套，而且她也没有耐心把话听完——麻将桌上三缺一，牌

## 潮女 Chaonvchaonv

友苏海打电话催促了好几次。她用那个红包，在潘望佳挺秀的鼻子前面扇动两下，蔑笑着说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学老师嘛，还在试用期里，我一句话，你立马就得滚犊子！

当时吉利没在家，把公司交给副手管着，自己跑到南方疗养抑郁症去了。就是在家也不行，他很惧内，在外人看来，他对老婆俯首帖耳，言听计从，凡事不敢拗着，似乎有致命的把柄握在她手上，只要她把老底揭开，他就死翘翘了。当时潘望佳站在滑梯投下的巨大阴影里，看着那个富而不贵的妖冶女人无声地一笑，就走开了。为了不影响上课，她找到校工把玻璃安上了，钱还是她自己出的。

梅雨的妒火在内心悄悄燃烧，无法熄灭。她坚定地认为，丈夫早就看不上她了，对她的冷漠和疏远已经十分明显，他是把女儿当成一个纽带，借此好和这个美女教师进一步接近。这么想着，越想越气，越气越想，就准备来一把狠的，干脆把这个漂亮女人一锹端走，这样就会把吉利隐蔽的念头掐灭。她让女儿待在家里不上学，这么一来，事情就复杂了。

起初孙仁凤校长还站在潘望佳一面，可是梅雨一手拉着女儿，一手拉着胡文今，非要在领导面前三头对案。胡文今这一回改口了，他低着头，眼睛只看自己的鞋子，那鞋还是吉小娜的爸爸给买的。而且梅雨都没背着他，就把给潘望佳准备的那个红包转而塞给他爸了。老胡涨红着脸不收，可梅雨冷笑说，两头你肯定得罪一头。你是站在我一边呢，还是站在潘望佳一边？哪头轻哪头重，你掂量着办。老胡嗫嚅说，我们不念了，我们……梅雨说，胡师傅你啥意思？还想不想在城里干了？我可是给足了面子，怎么办，你自己拿主意吧！梅雨不是一个

人来的，她带着麻友苏海，而这个苏海长期没有正经工作，靠帮人讨债混日子，一看外貌就不是善良之辈。他用鬣蜥般的小眼睛涮着他，还把手腕和关节弄得嘎嘣脆响，那种明确的暗示已经不言而喻了。梅雨不再废话，把那个厚厚的红包扔在破板子搭成的烂木床上，扭头上了宝马香车。老胡蹲在废品堆里，抽了大半盒廉价纸烟，看着周围高大的水泥建筑发怔，最后痛苦地嘶鸣一声，好像把心里的一根弦儿拽断了。他把胡文今叫到跟前说，儿子，在人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你就改口吧。

于是，胡文今就当着老师和校长的面，红着一张小脏脸，吭吭哧哧的，按照梅雨事先提供的台词，把事情的真相完全颠倒过来了。当时潘望佳都要哭了，她说，孩子啊，你可以不说话，可你不能说假话。我做的一切，就是要培养和保护你们童年的纯真。梅雨的机会来了，她说，孩子怎么可能说假话？孩子都是祖国花朵，其实，说假话的就是你这个老师。你看我们有钱，就特别仇富，还想来阶级斗争那一套，煽动胡文今这样的穷孩子，处处找吉小娜的小脚，人前人后总批评她虚荣，还逼着她认错，弄得孩子夜里总做噩梦，吵着嚷着非要转学呢！潘望佳说，想陷害我，你可以采用别的办法，把孩子们牵进来，教给他们做伪证，这就太不道德了。梅雨就嚷起来，说哪有这样的老师？明明是你想陷害孩子，却反过来说我陷害你，你太不称职了，纯粹是混进教育界的美女蛇和狼外婆！当时校园里很安静，梅雨故意把声音放到极限，间或还有激动的气声和愤怒的劈裂，相当于带嘶边发噪音的二十五瓦大喇叭，从校长室五楼的窗户飓风一般刮出来，实现了满操场的全覆盖，这么一来，惊动了上上下下，教育局也派出大员介入了调查，孙校长想捂也捂不住了。所谓好人死在证人手里，孙校长难舍其



才，还想铺个台阶搭救一把，就高举轻打，紧拉慢唱，就让她在大会上做检讨。可是潘望佳不肯就范，她“检讨”说，我想说的只有四个字，那就是“决不屈服！”于是，满屋子人就乱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潘望佳新潮公主的外号，就这么叫起来了。而潮女是病态的常人，介于疯子和傻子之间——哪个学校能接纳这样一个又疯又傻的老师呢？何况蓓蕾小学还是重点校。她越是想澄清事实的真相就越像个潮女，这就铁板钉钉地注定了，她再也无法回到生活的原点。

五月的紫丁香开得正旺，远看正如一片氤氲的流霞。卖菜归来的齐闯由此路过，就听到了涓细的哭声。其实路人都能听到，可都不如齐闯敏感，她和潘望佳从小玩到大，连咳嗽都能分辨出来，何况潘望佳的哭像叙事诗一样，陈述着特定的故事，带着哀怨的抒情性，她一听就明白了。齐闯分开丁香丛走进来，就看到了坐在那儿顶着满头丁香花瓣的泪美人。

齐闯说，姐啊，你演黛玉葬花呐？

潘望佳听出是她，看都没看就说，你别管，让我好好哭哭，要是憋着，我就得爆炸了。

齐闯说，一样当老师，人家都在丛中笑，你却在丛中哭。是不是上访又碰了钉子？

潘望佳收了哭声，自言自语地念叨说，我还以为，我能像窦娥那样，把老天哭出飞雪来，可是老天并不怜悯我，我大声疾呼，杜鹃泣血，它回我以沉默。现在，我可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

齐闯说，你又跟我转。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我连高中都没念完。你就将就就将就我，来点儿通俗的吧。

潘望佳抬起泪眼，看着齐闯说，通俗的事情就是，我的饭